

新
视
觉
书
坊

萧邦的左手

虹 影 著
HONG YING

我发现左右手并用，不仅是技巧，而且是艺术的必要：我写小说用右手，写散文用左手，要写诗时间不够怎么办？就用鼻尖啄一下琴键。

Chopin's Left Hand

学林出版社

新视觉书坊
主编 肖关鸿 曹维劲

萧邦的左手

Chopin's Left Hand

虹 影 著

HONG YING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邦的左手/虹影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5. 10
(新视觉书坊/肖关鸿, 曹维劲主编)
ISBN 7-80730-021-3

I. 萧... II. 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066 号

本书主要图片由虹影摄影。

新视觉书坊

主编: 肖关鸿 曹维劲

萧邦的左手

Chopin's Left Hand



作 者——虹 影

责任编辑——王后法

封面设计——周剑峰

封面摄影——梁一心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5×960 1/16

印 张——22.25

字 数——29.6 万

版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 000 册

书 号——ISBN 7-80730-021-3/I·5

定 价——28.00 元

关于新视觉书坊

当印刷机把每年十几万种图书排山倒海似地推向读者的时候，我们希望这套小小的丛书给读者面貌一新的感觉。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或是在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世界里发现一个新的亮点，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在图片阅读逐渐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尝试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传统书籍中的文字配插图，而是两个并行的信号系统，互相交叉，相得益彰。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有阅读上的冲击力，能够吸引各个层面的读者，给读者的视觉和想象提供更大的空间。

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够在读者的书房、案头、床边占一席之地。在文化快餐化的年代，能够为文化积累添一块砖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主编

2000年8月

题 记

第一次听到萧邦的名字,是从乔治桑的传记里,这个左手抽雪茄烟右手写字的奇女子,她爱的人必须左右开弓,才能让她如此倾倒。

那几乎是三十年前,我还是个小女孩,对书和音乐充满惊奇。肖邦的钢琴曲恐怕真的十个手指同样灵活?美得如一场云与太阳配合演出的日落。

真正听懂他的音乐,又大了几岁,在一个自愿放弃生命的人那儿——那是我的初恋。那音乐驱魔一样,轻轻抚摸着我的痛苦:一个少女蜷缩在浓重的黑暗里,左手给我眼泪,右手给我欢乐。

然后轮到我自己弄创作了。我发现左右手并用,不仅是技巧,而且是艺术的必要:我写小说用右手,写散文用左手,要写诗时间不够怎么办?就用鼻尖啄一下琴键。

我的散文,是学着弹肖邦的练习曲时,左手手指拨出的一个个方块字。

——虹影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我的朋友是红狐	3
奔丧	6
当你和我两人都不在世上时	24
姐姐的洁癖	26
让我来为你用纸牌算一算命?	29
一夜纸街	31
三月桃花天	32
苹果小岛	34
回忆山茶花	35
忘掉一个人,最好就是忘掉这个人使用的语言	36
孤独的旅游	38

第 二 部 分

黑,黑你世界	41
你也会度过的时光	43
独身让我对生命充满感激	45
视网膜上的歌	47
人要脸皮房要装	50
下午: 在 SOHO 华灯未上时	53
近乎恼怒的透明	58
神交者手记	63

第三部分

重复之冬	77
与大海为伴	79
关于宝贝	81
相遇	82
十字架	85
这样痛楚的颜色	86
我看见	88
小石桥上的女人	89
十三岁	92
阁楼	93
紫红色	95
给痛苦加一勺糖	97
弦断	99
一笔糊涂账	103
追述	105
长夜	108
开满金银花的角落	110

第四部分

危险年龄	113
地铁站台	122
曾经,邮戳是这样盖的	128
两块大洋	135
注视父亲爱一个人	141
我到三峡走亲戚	144
还愿到上海	154
旅馆人	157

第五部分

落叶落影	161
以书识人	168
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	170
绿袖子与绿衣人	174
我为故事狂	175
会讲故事的母亲	
——海外女作家的女性意识	177
我的家乡,我的艺术	198
一个有弗里达的深夜	201
小骗局组成的非骗局,或非骗局组成的大骗局	
——一窥中国圣战神话	203
隐私? 名人隐私? 先人隐私?	206
如果裘利安在着,他会怎么看《英国情人》?	208
“无爱”之书	211
狂夜物语	213
写作	220
怕怕日子读搞搞书	222
“虹影”这个名字	224
马兰,还有达洛卫夫人	227

第六部分

小脚与全中国男人的“性癖”	233
妈咪,我得倒车	238
穿木履过 SOHO	241
私奔的日子	245
我爱你的伟大	250
男人是不是毛虫?	253
魔鬼领带	257
中国垃圾	261

电话粥还煲吗?	265
我们如何改变男人世界	268
苏珊娜的爱情	271
没准会以为是一床星星呢?	275
女人像漏斗或像烟囱	278

第七部分

家在何方?	283
两个旅馆	286
C'est La Vie	288
仅仅是为了爱	290
一个女孩的庇难所	293
水塘边	297
阿难看恒河	301
一夜酒人	304
意外之痛	309
失语	310
上海小故事	312
郁金香香	315
死神之约	318
用一个 G 的字节	320

附录

文魔虹影 绝代风华

——2005 年虹影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	331
---------------------------	-----

第一部分

我的朋友是红狐

我的右手心生有一黑痣,算命先生们对此说法各异,但我相信其中一种:我终生得靠这手吃饭。果不其然。

于是命中注定爬格生涯;至于怎么将字排得像模像样,活像一篇小说,甚至像一首诗,而且排得让读者瞅几眼,与其说靠才气,不如说靠运气。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我就靠卖文为生。那时好高骛远,爱做分行游戏,爱在劣质酒中找灵感,用过好几个花花草草的笔名。那真是诗人好时光!发表二三首小诗就可有滋有味地过一个月。没钱的时候,灵感还又多又好,饥饿的胃里冒的声音全是佳句。实在紧要时,肯借钱给诗人的人,那时候还有那么几个。

记得第一次稿费 30 元,和一个女友,跑去烫火锅,大热天,边吃边背诗。一个晚上,才六元。现在六元钱,打个水漂都不值。主要是现在写诗要赚六元,还真不容易,更难找到一个有钱的



她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人,看见诗人不赶快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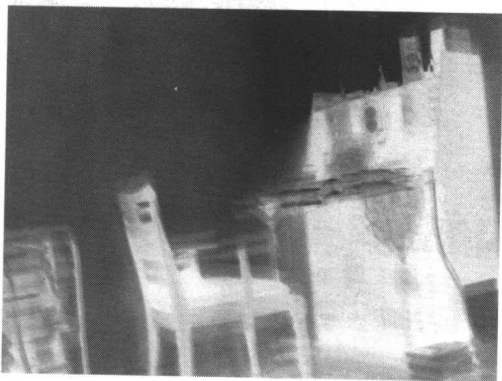
从小家里人多,地小,写字常常就蹲在地上,有时趴在石头上。那时候做梦,也盼望能有一张桌子,一个属于我一人的房间。

在国外游荡的作家喜欢比谁换过多少床,有上百的,有几个大诗人近三百。我换过的桌子可能比他们的床还多,在那些不安定的年代,吃了上顿,下顿就得想办法,那时,我换过的桌子真多。那些桌子,结局皆不怎么如意。

本来我以为我会破换桌子的吉尼斯纪录了。忽然,在伦敦安下家,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桌子和房间,今年我已经 29 岁。

生活就这样,不少人羡慕我,说我有丈夫养,不愁在国外谋生之苦。我当然是睁着眼睛找丈夫,满世界男人里挑,挑得太小心过分,如挑字,惹来坏名声。挑心肠慈悲,挑有学识又非书呆子。恰好撞上他有份终生大学教职,又怜惜我和我写的字,不嫌弃我那种身世,一般男人也不能不在乎的坏名声。他听了,一笑了之。在我看来,是老天可怜我,惟一的一次,好运的光环掉在了我头上。

总觉得书桌得之不易,更何况我从来都不肯做一个寄生虫,不过我惟一会做的事只是写字。每日必坐在桌前,窗外有三棵老树,有奇怪的鸟光顾,想以特殊的吟唱引起我的注意,这时流泻在手下的字会禁不住跳动。有时,月亮在白日就出现了,书房里的音乐已经一周不变地重复着同一个曲子,我穿睡衣睡裤,葡萄酒快喝到瓶底时,我就知道天快亮了。



虹影书桌之一。

书桌上必然有一个镜子,我看着自己的眼睛,故事中已经淡掉的图像,还在里面走马灯似地打圈。第二日醒来,重看一行行字,有时发现有狡诈的灵魂附在字上,我只是在记录。

更多时候,则明白是魔鬼在背后盯着我,让我尽写废话,只得赶快烧之。

因此,我必须与魔鬼交战,这是我写作的苦恼,只好尽量不去参加应酬聚会,尽量不去旅游。逛商店嘛,实在熬不住去一趟。明白自己写下的,很少会让自己满意,就只能将勤补拙,多写多扔。我因写字沉重的手,不时作出一个自己懂的姿势。我可以自豪,我是在一个陌生国度靠写汉字养活自己。

有两个地方我喜欢去,旧书店和新书店。站在那儿,上下左右扫一眼,做一个作家的渺小一清二楚。再伟大的作家,写作也只不过是旧书店提供货源。这恐怕是治疗写作心理障碍的一个良方。

在写作的路上走得越远,越是朋友稀少。我家附近一带,有不少荒原,据说有狐鬼出没。我的确看见过一只漂亮的红狐,经常在我的花园里一闪即逝,这个雨水淅沥的城市,的确有股森森鬼气。

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那儿,一切和这里不同,那些鬼怪实际上都是与这个世界相处不了的人。他们彼此性情相似,不必用伪造的装饰包裹起来,一人拥有一个小小的岛。

我划舟访问他们,沙滩便是纸,足迹就是文字。

我终日期待红狐再来,我将尾随她,同时,带去我不在世上和尚存世上的亲友。这时,我搁在阁楼上的帐篷真的就可以有用了,说明书上介绍,这种帐篷一吹就会变大三倍,三,正好是我的好运数字,它里面大到足够放上书桌。

奔 丧

1

星期二清晨,我接到二姐电话,说昨夜父亲在睡眠中突然去世,早晨母亲才发现。葬礼准备在星期五举行。三句话后,她放下电话。从重庆往欧洲打长途,对她来说太贵。仍握在手里的话筒,嗡嗡叫,很像一个蜂窝。

到卫生间洗脸刷牙后,我坐下,打电话给航空旅行社的一个朋友。那边说明天班机已无票,两天后,星期四,有余票。晚上8点30分起飞,星期五中午1点10分到北京。我算算,叹了口气,下午,班机什么时候到重庆?

她说上午下午不一样么?你有急事?我说,我父亲过世了,我去奔丧。

她声音一怔,说,真是,真是让人悲痛的事。

听了她的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还没有悲痛,我为什么要别人为我悲痛?我请她帮我办一下,在机场取票,就放下电话。好多事需要处理,每天做不完的事。夏天衣服轻便简单,一件件往箱子里装。父亲死了,父亲不在了,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可能不过是多一系列事而已!我抱住衣服,像一个女儿应该的那样哭起来,但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必要哭。

2

第二天晚上按约赴一个聚会。我本可以推脱,但为转移心思,我还是去了。

我们坐在栗树下吃晚餐,西红柿上加了一圈黄瓜汁,颜色花哨,味淡如四周人的脸。我没有食欲,开始数桌子边的人,除了三人认识,其他五人陌生。这个夜晚,有两只猫,时不时在桌下散步,它们是姐妹。另一个国家打了几年的战争停止了,和平

似乎来临。我把葡萄酒换成水，没气泡，既未冰过，也未加热。我身体往椅子里缩。

父亲，你会不会在我面前经过？餐桌上有非常好的鱼，你没有见过。我希望你在我

对面的那个位子坐下来，也可以借任何一个位置。但我看不到你，父亲，你的魂在哪里飘游？猫在舔我的脚趾。

餐桌对面是个女人，我对她说起童年。我初次看见她是在5月，一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在郊外山上的一个旅馆里，她半卧在床上。那时我与一个印度女人共住一幢大房子，她早晚必祈祷，声音通过走廊的大圆坛传过来。这个女人当时敲响我的门，问可以用隔壁的房间吗？

我点点头，当然。

那天，她带来一个影响世界的消息，当然也影响我。可是我不知道。

清晨，她开着红车，头发刚洗过，去吃早餐。

这刻，我与她的话转到如何记日记。她说，每个作家的日记都是假的，准备发表，所以像街上算命先生的话，躲躲闪闪，含糊糊糊。不错，那天，我就在日记中记了她的名字和开的红车。

她纠正我，说她开的车是淡灰色的。

淡灰色竟是红色，我的日记出了什么毛病，看来我不够作家身份。



旧时英国妇女喝茶也有一套礼仪。

3

上个月，我在南半球澳洲，那儿是秋天。那时父亲你在哪儿？

当然你在床上，眼盲了几十年，几十年你居住在黑暗中。但是上个月，你把心爱的鸟——相思鸟放出竹笼。是不是？那时，

你已决定走，孤独地离开？

我从来没想到过你，母亲病重，我只关心她。打电话给她，也从未想到和你说几句话。还好，我也没有想别的男性。男人我不爱，我在看一本书，那书在卫生间里看比较合适。从小我就便秘，便秘时看这种书最好，好多国家的好多作家在谈论生活，他们的照片在封皮上，都比我快乐，有的人已经死掉，有的人还活着。

我实在不明白，昨晚坐在那么多人当中，难道单是为了逃避悲痛？你知道，我怕生人，我不喜欢人多。你也一样，这样你会非常不舒服。若你不愿出现在我面前，那你到我的身后吧，我很想听见你的声音。说点什么吧，比如，“嘎希多”，浙江家乡话：孩子多，六个。我们饭量大，你担忧；我们穿衣的要求多，你担忧；我们惹麻烦多，你担忧，等等。

我的身后是书架，没有你。

花园离房间就几步路远，我想过去吸口气，大家都坐着聊天，我也得守规矩。父亲，花园里没你，全是陌生面孔，陌生语言，要继续待真是很难。花园的喷泉，一阵风拂来水气。我本能地闭了眼。

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这段稍微和缓些。坦斜的石坡，用锤子钢钎打出来的一块石板。洗衣和洗杂物，也洗马桶。偶尔游来小鱼虾，用木缸逆水可截住。

我在水边蹲下。

距石板三步远有一个木栅栏，栏外是一个几乎垂直的大斜坡，水冲下去，像瀑布，人掉下去，命就没了。我把塑料凉鞋脱掉，抓在手里，让溪水冲洗它们，突然发现有个男人站在身边。我抬起头来，不是父亲，一个路人，等着我让出地来，他要洗脚。我没有动，路人暴躁地吼我，并把我拉到一旁，一边洗脚一边吼。有一个星期，我耳朵听不清人说话，里面仍响着那个陌生人的怒骂声。

4

还有一天的时间起程，欧洲与重庆的距离，就要被飞机测量并且缩短。翻出相册，照片摊了一地板，却找不到父亲。我这